

华夏周末

文艺副刊



刊头题字：冯其庸

本期导读

第6版 艺文·荟萃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散文集《回乡记》创作谈

文学初心和文学决心

钟求是

金色光芒

刘笑伟

从生活汲取创作灵感

钟法权

第7版 悦读·连载

王阳明与《传习录》(上)

吴震

春秋的致意

杨小波

气韵：东方美学新谱系

朱乐耕

他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下)

朱永新

第8版 华夏·翰墨



踏遍青山人未老

李泽存

华夏周末

(总第147期)

第5-7版 周六出版
主编:王小宁
编辑:谢颖 杨雪 张丽 郭海瑾
收稿邮箱:
xueshujiayuan@126.com
电话:(010)88146864
88146873

第8版
主编:罗公染
编辑:位朝辉

本版校对:胡颖
本版排版:姚书雅



扫码读华夏

命籍生花笔一支

——作家何冀平的人生故事与创作之路

本报记者 杨雪



▲何冀平

北京 香港·“双城记”

甫一出场声名鹊起,不断创造票房纪录

记者电话采访何冀平老师时,她正在香港皇后大道中话剧团的排练厅里。30多年前,她在北京人艺创作的话剧《天下第一楼》,十天之后,将以粤语版形式,搬上香港舞台。她告诉记者,开票当日,票已售罄。而此时的北京,不久前她创作的京剧《风华正茂》余温未散。

何冀平创造的戏剧票房奇迹,很特别。1988年,出校门不久的何冀平在北京初露头角,拿出来的便是话剧《天下第一楼》。首演连续150场,迄今已在世界各地演出逾600场。一部《天下第一楼》,让彼时的何冀平声名鹊起。

2019年,何冀平在香港创作的话剧《德龄与慈禧》,以内地联手香港的组合重现舞台,创造了网上售票一秒钟涌入7万人抢票,两秒售罄的戏剧舞台纪录。此剧到上海,上海大剧院不得不要求观众持身份证实名购票。

“从北京到香港,在人生历练中跌宕起伏,有喜有悲,但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它是难得的经验与体验。”电话里,何冀平老师的声音依旧熟悉,北京腔儿带着香港味儿,利落而顿挫。

延安·“人民”刻在心中

打麦场上吊着马灯演戏,黄土坡上刨成个“椅子”写戏

中学二年级的何冀平主动要求下乡插队,她选择去陕北。她觉得西北这个地方,是古老文化和唐盛文化之所在,而延安又是新中国的摇篮。

在这块黄土地上,不到十八岁的何冀平,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作人民。

50年前的黄土高原,一场大雨,能把松软的黄土变成黄泥地,把浅浅的延河水变成黄河水。稍不留神,脚底打滑,就会滑落崖底,卷入洪流。老乡们紧紧拉着她,带她一步步爬坡,一步步过河。他们没有想过拉着她走,自己掉下去怎么办?何冀平病了,老乡们把最舍不得吃的白面拿出来,做一碗面条送到她跟前。回忆在陕北的日子,真挚充沛的情涌入何冀平的叙述之中。

村里连广播都没有,何冀平感受到这里精神生活的贫乏,演个节目给老乡看,老乡们高兴坏了。总是唱歌跳舞太单调,何冀平开始写小剧。第一个剧是一出喜剧,在打麦场上演出,天大的幕布,地大的舞台,一根铁丝吊着几盏灯就是照明。活人演戏,老乡们乐得前仰后合,西北的大风却不长眼,一阵风把灯扑灭。老乡们跑回家,把过年才舍得用的马灯拿出来,马灯有罩子,不怕风。十几盏马灯,照亮了何冀平人生第一部戏,照亮了她的写作之路。

何冀平的戏到过世界十几个国家演出,在金碧辉煌的剧场里,在灯光最闪耀处,那一排马灯,永远是她心中最耀眼的光。

老百姓要看戏,不能老看一出戏,她要不停地写。白天劳动,晚上写作。油田里的油泥插上灯捻点上就是灯,烧起来满屋黑烟,写到第二天早上,何冀平的鼻孔全是黑的,小脸儿变成花猫。

白天下地干活儿,放眼望去是一望无际的黄土山,连棵树都没有。午饭时,何冀平拿个草头在黄土坡上刨出一块平地,当作“椅子”坐在上面写。18岁在《延安》杂志上,发表了第一个剧本。她说,是黄土地上的老百姓,给了她一生自力谋生的能力。



编者按:

从话剧《天下第一楼》《德龄与慈禧》《甲子园》,到影视作品《新龙门客栈》《新白娘子传奇》《黄飞鸿》《龙门飞甲》《投名状》《邪不压正》《决胜时刻》《明月几时有》,再到京剧《曙色紫禁城》以及最近刚刚获业界赞扬,入选“文华奖”的京剧《风华正茂》,30余年,何冀平为国内的荧屏和舞台留下了一部部经典的艺术作品,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本期采访著名编剧何冀平,请她讲述自己跌宕起伏的艺术人生与创作之路。



▲1988年,由何冀平编剧的《天下第一楼》在北京人艺上演,迄今已逾600场。

北京·从工人到编剧

不拘一格降人才,艺术殿堂写春秋

回到北京,何冀平到北京工具厂做了一名工人,厂里主要生产钻头。何冀平手里握着一支笔,“笔头”又取代了“钻头”。北京工业局成立工人写作小组,何冀平被调过去写剧本,一部《淬火之歌》引起了北京人艺的注意。北京人艺成立之初,曹禺、欧阳山尊、赵起扬、焦菊隐被称为“四大巨头”。赵起扬发现《淬火之歌》时,何冀平正在台上客串一个小丫头满场跑。工人写作小组里,何冀平年纪最小、资历最浅,赵起扬只看剧本不看资历,当场便问何冀平,愿意来北京人艺做编剧吗?

到中国话剧艺术的殿堂当编剧,在何冀平有如一步登天。那一年是1978年,恰逢恢复高考。何冀平怀揣多年的大学梦,她想上大学,开明的赵起扬没有阻拦她。何冀平如愿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开始接受系统戏剧教育。

1979年何冀平去香港探亲,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扑面而来,何冀平要写写这个不同的地方。第一次走进人艺,推开首都剧场后楼会议室的门,她吓了一跳。于是之、田冲、夏淳、刁光覃,戏剧圈的大人物都在等,等着这个还没有毕业的学生,讲一个剧本初步构思。1984年,何冀平创作的《好运大厦》在北京人艺首演,观众为了这个香港故事,挤爆了西单的售票亭。

1982年何冀平毕业,四年过去,北京人艺没有忘了她,特别从原文化部要了一个名额,她成为北京人艺的一名正式编剧,是唯一一个女作家,也是北京人艺历史上最年轻的女性作家。“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话剧《天下第一楼》的这

句台词,无数人动容。

1984年,何冀平向院长于是之提出想写一部烤鸭题材的话剧。于是之说好。三个多月,何冀平连日到全聚德烤鸭店的后厨,看着一群剃了光头的男师傅们烤鸭、剔葱、做饼、熬鸭汤。为了更深入这个距离她太远的题材,她又跑到鸿宾楼、又一顺等老字号,找故事里的原型。何冀平还报了个厨艺班,拿到了二级厨师的证书。待剧本拿到北京人艺时,剧院二三百人听她的答辩会,最后演员们写申请要求参加演出。曹禺当时刚生完病出院,把何冀平请到家里,从下午谈到掌灯。曹禺带着病连续看了五遍联排,他拉着何冀平的手问:“你这么年轻,哪里来的这些沧桑?”

黄宗江、萧乾、黄苗子、叶嘉莹,甚至数学家华罗庚都看了戏,写了赞赏的文章。于是在《贺何冀平》文章中坦言,当初,因为担心这个题材距离何冀平太远,给了违心的鼓励,想不到她竟然交出了漂亮的答卷,“感谢剧作家,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

演出时,《北京晚报》有一篇文章,叫作《一夜光头》,讲述所有的男演员为了真实感,都剃了光头。现在这个景象又出现在香港版《天下第一楼》的排练场上。

香港·引领新的电影审美风潮

香港回归祖国,延续编剧梦想

1991年,《天下第一楼》在香港演出,何冀平并不知道观众席里坐着导演徐克。徐克当晚打来电话,提出邀请她为自己写一部电影剧本,这就是后来那部当代武侠片的经典之作——《新龙门客栈》。

《新龙门客栈》一改香港武侠片风格,故事背景摒弃了青山绿水,西北的大漠风沙带来了武侠片的耳目一新,也让何冀平在香港,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地方,重新开启编剧生涯。

彼时正是她的创作高峰期。何冀平为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写剧本,一天一集,用传真机写一张传一张到拍摄现场。从此,香港、台湾的邀约接应不暇,她在异地重新拾笔,打开一片天地。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话剧团希望更多融入内地文化,何冀平受邀成为驻团编剧。香港的回归,延续了何冀平最喜爱、也最难的话剧写作。

一部《德龄与慈禧》,奠定了何冀平在香港话剧界的地位。重演六次,几乎拿遍香港戏剧所有奖项,收入香港中学教材。

逢演势必一票难求。这是什么戏?如此吸引我们?在何冀平看来,这是香港戏,香港风格,是中西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香港被定位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何冀平对此深感认同。

无论是诞生于北京的《天下第一楼》,还是诞生于香港的《德龄与慈禧》,他们都是中国故事。身处中西文化交流中心,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何冀平对此充满信心。



▲何冀平在香港话剧团主演的话剧《德龄与慈禧》海报前

记者手记:

直写得额头沁出血来

本报记者 杨雪

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编剧,你很难在何冀平的身上感到荣誉加身后容易带来的创作上的桎梏与僵化。相反,电影、电视剧、话剧、京剧、音乐剧横跨五大领域,她在不同的领域游刃有余。她仿佛不想给自己打上标签,形成所谓的“何冀平风格”。如今这位两地的“金牌编剧”,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她只是这样形容:我的笔头快,到现在也是这个行业的“快手”。

如果非要给何冀平的作品找到一个共性,有人说,她的文字有“英气”,她的作品有“英雄主义”。她自己说,我的作品一贯风格是有故事、有人生、有沧桑、有情感。

为什么竟有观众连续买下十场《天下第一楼》,全部场次的《德龄与慈禧》。何冀平认为这是艺术的魅力使然。但记者始终记得,她在为本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到:“写作,就是要直写得额头沁出血来。”



何冀平编剧的影视作品《新白娘子传奇》《新龙门客栈》《投名状》《决胜时刻》等